

訾王呼盧訾。』又常惠傳：『獲單于父行及嫂居次。』是匈奴官人名，多有以訾爲尾音也。又漢書地理志，武威下有摺次。鄭吉傳：『擊破車師兜訾城。』武威，今涼州地；車師，今吐魯番、奇台地。時甘肅西北部爲匈奴右地，渾邪王休屠王所居，車師與匈奴隣接，而役屬於匈奴，故沿用匈奴語。此地在敦煌之西，與樓蘭相接，在漢初，當亦爲匈奴領地，故用匈奴語以名地。至宣帝時，亦沿用未改。班固作漢書取其典雅，故略去訾字尾音，魚豢亦從之。今由此簡之證明，則知當時原名多一訾字也。漢時在此設倉庫積穀，以給使外國者，故名居盧訾倉。清徐松西域傳補注云：『盧倉，謂建倉。』略首去尾，殊不成辭矣。

又居盧訾倉，今在何所，迄無確解。丁謙謂在玉門關西，白龍堆東，語太含混。近王國維氏稱水經注所述之「龍城故姜賴之墟」，居盧、姜賴一聲之轉，即今瑞典人斯文赫定氏所發現之樓蘭。按赫定所發現之古樓蘭國遺址，在經度四十度三十分，緯度八十九度四十四分，在涸海之西，與居盧訾倉在涸海之東，非一地也。今以水經注及魏略所述闡明之：水經注云：『蒲昌海水積鄯善之東北，龍城之西南。』按鄯善爲樓蘭之更名，鄯善在樓蘭之南偏西，樓蘭在鄯善之北偏東，均在涸海西岸。赫定先生所發現之遺址，雖不能定爲樓蘭故都扞泥城，然爲樓蘭國遺址，毫無可疑，故亦當在涸海之西岸也。其次述龍城之方位。據水經注所述：『龍城故姜賴之墟，胡之大國也。蒲昌海溢，盪覆其國。城基尙存而至大，晨發西門，暮達東門。澮其崖岸，餘溜風吹，稍成龍形，西面向海，因名龍城。』又云：『西接鄯善，東連三沙，爲海之北溢矣。』按水經注語多無稽，龍城未必確有是城，但確有其地。由西面向海之語，可證在海之東岸，與三隴沙相接。余於民國十九年及二十二年考察羅布沙漠時，在烽燧亭東南，極目所視，沙丘迤邐，均爲鹽硝之地殼所覆蓋，下爲沙質，經鹽水浸炙，殭結如枕塊，紋起波浪，人畜旅行其上，甚覺艱困，往往足跡爲破。無水草，禽畜不至。與水經注所述龍城，情形甚爲吻合。現經地質家之研究，因其泥層即可知爲古海之沉澱也。現水復故道，此類地形，多已浸入水中，但海之沿岸，尙遺留不少古時艱險之痕跡。據此，則龍城應在涸海之東岸，蒲昌海東北部鹽層，皆爲其屬境，與赫定氏之樓蘭，正東西對直